

Joseph Ferdinand Sauer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1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一卷

群魔（上）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冯昭珺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19世纪40年代俄国的自由主义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的家庭教师，后来成了她的友人和食客
-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独子，无政府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五人小组”的组织者和操纵者
-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斯塔夫罗金中将的遗孀，女地主
-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的独子
- 莉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图申娜（小名莉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童年时女友德罗兹多夫将军夫人的独生女，始终钟情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 基里洛夫（阿列克谢·叶戈雷奇）——建筑工程师，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朋友
- 沙托夫——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贴身男仆的儿子，大学时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一度追随彼得·韦尔霍夫斯基
- 玛利亚·伊格纳季耶芙娜·沙托娃——沙托夫之妻，即“女旅客”
- 达莎（达丽娅·帕夫洛芙娜）——沙托夫的妹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的养女
- 利普京（谢尔盖·瓦西利耶奇）——小官员，无政府主义阴谋

集团“五人小组”成员

- 利亚姆申——犹太人，邮政总局的小官员，“五人小组”成员
- 维尔金斯基——小官员，“五人小组”成员
- 阿里娜·普罗霍罗芙娜·维尔金斯卡娅——维尔金斯基之妻，接生婆
- 希加廖夫——维尔金斯基的小舅子，“五人小组”的理论家
- 列比亚德金——一个自称退役大尉的可疑人物，酒鬼，维尔金斯卡娅的情夫
- 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列比亚德金娜——利比亚德金大尉之妹，即“瘸腿女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之妻
- 托尔卡琴科——“五人小组”成员，号称“农民问题专家”
- 埃尔克利——准尉，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狂热崇拜者
- 费季卡——从西伯利亚逃亡的苦役犯
-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冯·伦布克——省长，加入俄国籍的德国人
- 尤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省长伦布克之妻
- 卡尔马济诺夫（谢苗·叶戈罗维奇）——著名作家（实指伊·谢·屠格涅夫）
-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德罗兹多夫——炮兵大尉，莉扎的同伴和追求者
- 加加诺夫（阿尔捷米·帕夫洛维奇）——近卫军退役大尉，曾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决斗
- 索菲娅·马特韦耶芙娜·乌利季娜——女书商

哪怕杀了我，路也看不见。
我们迷路了，那可怎么办？
看来是魔鬼牵着我们
在荒野里团团打转。

.....

这么多的鬼怪！他们赶往何方？
他们的歌声为什么如此凄怆？
他们是在给家神出殡，
还是把女妖嫁往他乡？^①

亚·普希金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

《路加福音》第8章第32~36节^②

-
-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魔鬼》(1830)。
② 本书中凡出自圣经的引文均采用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合本)的译文。和合本是国际圣经公会于1973起出版的《新约全书》英文新国际版的中文和合版，译文比较接近时代，易懂。

目 录

第一部

- 第一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
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事迹若
干片断 (3)
- 第二章 亨利亲王。说亲 (50)
- 第三章 别人的罪孽 (99)
- 第四章 瘸腿女人 (156)
- 第五章 聪明绝顶的蛇魔 (198)

第二部

- 第一章 夜 (259)
- 第二章 夜（续） (319)
- 第三章 决斗 (349)
- 第四章 大家都在等待 (364)
- 第五章 游乐会之前 (391)
- 第六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忙碌中 (422)
- 第七章 在我们的人那里 (479)

第八章	伊万王子·····	(509)
第九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	(523)
第十章	海盗。灾难性的早晨·····	(538)

第一部

第一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①生平事迹若干片断

—

我们这座城市平平常常，一向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不久前却发生了几起很奇特的事情。由于我笔钝才拙，在叙述这些事情之前，不得不从远一点儿说起，先讲讲才智出众、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事迹的若干片断。这些事迹只能作为这部记事录的序言，而我打算描述的故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纯正的自由派”的典型。这个人物的主要原型是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西欧派、自由主义者的领袖人物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他于1839年起任莫斯科大学教授，是专制和农奴制度的反对者，在俄国文化发展和年轻一代人中起过重大影响。此外，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还带有别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身影。

事本身，留待下文再说。

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我们中间经常扮演一种特殊的、可以说是爱国爱民的志士仁人的角色，而且他喜爱这个角色，嗜之成癖，——甚至使我觉得非此他就活不下去。这不是说，我把他比作舞台上的演员，不，我绝无此意，何况我本人十分尊敬他。这里可能是习惯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一贯的高尚爱好，从童年开始就沉浸在愉快的梦想之中，希望能具有志士仁人的美好风范。比如说，他十分喜爱他那“受迫害者”、也可以说“被流放者”的地位。这两个小小的字眼有一种古典的光彩，彻底把他给迷住了，以后这在他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经年累月，最后俨然觉得自己高踞在宝座之上，扬扬得意。在上世纪的一部英国讽刺小说^①里，有一个叫格列佛的人从小人国回来。小人国里的人身高不及六英寸，身居他们中间，他习惯于把自己看做巨人，所以走在伦敦街头，他情不自禁地向过往的行人和车马大声叱呵，要他们在他面前闪避，当心他在无意之间把他们踩得粉身碎骨，因为他仍把他自己看成巨人，而他们是小人。人们为此而嘲笑他，责骂他，一些粗鲁的车夫甚至用鞭子抽打这位巨人。但是这样做公正吗？由于习惯使然，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习惯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几乎也做出这样的事来，不过更为天真而且无害罢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① 指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4）。

我甚至认为，他最终到处都被人遗忘了；不过绝不能说，从前完全没有人知道他。毫无疑问，他一度曾跻身于我们上一代的某些著名人士之列，是璀璨群星中的一颗星星，有一段时间（不过只是极其短暂的一刹那），许多人仓促地把他的名字几乎同恰达也夫^①、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当时刚在国外崭露头角的赫尔岑的名字相提并论。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几乎在他开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其原因可以说由于“局势的风云突变”。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不仅没有什么“突变”，连“风云”也没有出现过，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是如此。我现在，在几天之前才知道一件事，使我十分惊讶，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原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到我们省里来住在我们中间，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所想的那样是流放来的，他甚至从来没有受到过监视。你瞧，一个人的想象力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他本人一辈子都真诚地相信，在某些范围内人们一直提防着他，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受到注意和监视，在我省最近二十年内更迭的三任省长，上任之时对他都抱着一种特殊的深感麻烦的想法，这种思想是上级、主要是前任省长在交接时提示的。假如当时有人以确凿的证据向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明他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一定会感到委屈。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一位十分聪明、十分有才华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学者，虽然在学术上……唉，怎么说呢？总

^① 彼·雅·恰达也夫（1794—1856），俄国哲学家，曾参加1812年的卫国战争，1821年加入十二月党人的团体北社。他的著作《哲学书简》对俄国历史持批判态度，包括它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主张吸收西欧文明、天主教和西欧文化传统。但他的观点比较复杂，常有自相矛盾之处。

之，在学术上他的成就并不大，似乎是一事无成。^① 不过我们俄国的学者，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他从国外回来后，曾在一所大学的讲坛上授课，显露过他的才华，那已是 40 年代末的事了。他一共只讲了几次课，似乎是讲阿拉伯人的^②；还对他那篇精彩的学位论文进行了答辩；这篇论文论述 1413 年和 1428 年之间德意志小城哈瑙一度可能具有城市和汉萨同盟^③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终于没有实现的种种特殊的莫名的原因。这篇论文巧妙地刺痛了当时的斯拉

① 莫斯科大学东方学保守的教授 B.B. 格里戈里耶夫 (1816—1881) 曾对格拉诺夫斯基作过类似的评价。这种意见引起同时代人的愤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格拉诺夫斯基的著作》(1856) 一文中说，格拉诺夫斯基“就其禀赋和学识来说，堪为伟大的学者”，“是祖国真正的儿子，为祖国的需要而不是为自己工作”。——俄编注*

* 《群魔》是一部内容十分复杂的小说。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思想潮流，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时所依据的人和事，不了解他讥诮、挖苦、隐判、影射、挞伐的对象，是很难理解这部作品的。因此，除了对这部小说整体上的构思和创作过程、思想内容、发表后俄国国内外的反应及其影响应作详尽的阐释外，还应小说本文作大量注释。限于篇幅，译者只能择要而加，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思考。

② 格拉诺夫斯基在讲课中没有谈阿拉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说，很可能是为了讥讽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讲课。

③ 汉萨同盟是中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和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哈瑙是德国美因河畔一座古老的城市。格拉诺夫斯基 1845 年在莫斯科大学答辩的学位论文《沃林、约姆斯堡和维涅塔》讲的就是中世纪几个德国城市的历史。许多人认为，论文的结尾部分隐刺俄国斯拉夫派美化斯拉夫民族历史的各种倾向。因此论文遭到斯拉夫主义者莫斯科大学教授舍维廖夫和博江斯基的抨击，对此格拉诺夫斯基写道：“人们在论文里读出我没有想过要写的东西，我以前的所有敌人都对我群起而攻之。”——俄编注

夫派^①，使他在斯拉夫派中间一下子树立了许多势不两立的仇敌。后来——不过那是在他失去教席之后——他（可能是为了报复并指出他们失去的是何等样人）在一本登载狄更斯作品译文并宣扬乔治·桑思想的进步月刊^②上发表了一篇极为深刻的研究文章的开头部分，文章讲的好像是某一时代某些骑士具有非凡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原因，或者诸如此类的内容。^③至少包含的是一种令人景仰的、非凡高尚的思想。后来有人说，这篇文章的续篇骤然遭到禁止，甚至那本进步杂志也因为发表了它的前半部分而遭了殃。这很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什么样的怪事没有发生过？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而是因为作者自己懒于把它完成罢了。至于他中止讲授关于阿拉伯人的课程，那是因为有一次有人（显然是他的反动敌人）截获了他写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讲到一些“情况”，因此有人要求他作出某种说明。^④我不知道，事情是否果

-
- ① 斯拉夫派是 19 世纪中叶俄国的一个社会思想派别，与西欧派相对立，主张俄国由于自己的独特情况（宗法制度、守旧思想、东正教）应该走与西欧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斯拉夫派代表贵族阶级利益，反对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反对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固然，他们中也有人批评农奴制，以及当时官吏腐败，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等现象。
 - ② 指《祖国纪事》，19 世纪 40 年代该杂志发表了多部狄更斯和乔治·桑作品的俄译文。
 - ③ 讽刺性地暗指格拉诺夫斯基一篇关于法国中世纪骑士的文章，叫做《骑士巴亚尔》，登载在《教育丛刊》上。后来俄国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亚·瓦·尼基坚科（1804—1877）因此戏称格拉诺夫斯基本人为“思想界的巴亚尔，大勇大义的骑士”。——俄编注
 - ④ 在 1846 年 2 月 4 日的一封信中，格拉诺夫斯基曾写道：“去年我被人告密三次，说我是一个对国家和宗教有害的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查获的材料表明，（转下页）

真如此，但是人们还说，就在那个时候在彼得堡查获了一个庞大的违反人性、反对政府的团体^①，大约有十三人之多，几乎震撼了整个大厦。据说，他们好像准备翻译傅立叶本人的作品。正好在这个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首长诗^②，鬼使神差地在莫斯科被搜获，这首诗还是六年以前，当他还是年少气盛的时候在柏林写的，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两个诗歌爱好者和一个大学生之间流传。我的抽屉里现在也放着这首长诗，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去年才赠送给我的，诗由他本人于不久前亲手抄写，上面有他的题词，用极讲究的红色山羊皮作封面。不过，诗写得不无诗意，甚至可以说无才气；它很古怪，但是当时（说得确切点，就是在30年代），这类诗常常是这样写的。要叙述它的情节，我感到为难，因为说实话，它

（接上页）格拉诺夫斯基对大学生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局把他看做“不可靠分子”而加以秘密监视。同时有人控告他在历史课上从来不提左右历史事件和各民族命运的上帝的意志和作用，因此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要他对此作出解释。

- ① 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1846—1849），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小组的政治纲领明言要动摇农奴制国家的基础。在1848年的一次集会上有人曾提出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的著作译成俄文。
-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讽刺描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这首长诗，利用俄国诗人、思想家弗·谢·佩切林（1807—1885）一首长诗中的形式和部分情节作为素材。佩切林的长诗是三部曲，其中一部题为《死神的胜利》（1834），诗中有许多合唱：风的合唱，火炬的合唱，星辰的合唱等。有一个场景中死神以《新约全书·启示录》中骑白马者的形象出现，苍天、大地和各族人民都伴随着死神，唱着赞颂的歌。佩切林在30年代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师，思想进步，其同时代人认为，这首诗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爱好自由的青年的沉重心情。此诗被收入《北极星》（1861），后转载于尼·普·奥加辽夫主编的文集《19世纪俄国秘密文学》（1862）。——俄编注

的内容我一点儿也不懂。它有点儿像寓言，采取抒情剧的形式，使人想起《浮士德》的第二部。场景以女声合唱开始，然后是男声合唱，然后是一些精灵的合唱，最后是幽魂的合唱。这些幽魂还没有经历过人世，但十分想经历一番。所有这些合唱的内容十分含混不清，大部分是有关一个什么人的诅咒，但具有极深刻的幽默色彩。然而场景突然变化，“生之节日”到来，在这个节日里甚至连昆虫也尽情欢唱，一只乌龟也上场念了一段拉丁文的圣礼颂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连一种矿石，就是说，没有灵性的天生物，也唱了一支什么歌。总之，大家不住地唱，如果说起话来，那就是含混不清的对骂，不过也具有含义极深的色彩。最后，场景又变换了，出现了一片荒野。在巉崖峭壁之间一个文明的年轻人在徘徊，他采撷野草，吮吸着。仙女问他：干吗吮吸这些野草？他回答说，因为他感到体内生命力过剩，需要昏睡，发现这些野草的液汁能使他昏昏睡去；但是他的主要愿望是尽早失去理智（这个愿望也许是多余的）。然后突然出来一个俊美无比的少年，他骑着一匹黑色骏马，后面跟着一大群各个民族的人。少年代表死亡，各民族的人则渴求死亡。最后，在结束的那一场里，忽然出现了巴别塔^①，许多大力士唱着新希望之歌终于快把它建成了。当他们快建成塔顶的时候，主人，就说他是奥林匹斯山^②的主人吧，滑稽可笑地狼狈逃跑了，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取代了他的地位，立即以对事物的新认识开始了新生活。请看，就是这样一首长诗当时被看做洪水猛兽。去年，我建议斯捷潘·特

① 典出《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1章。挪亚之子孙拟建一座通天高塔，名巴别塔，上帝使建造者语言混乱，塔未建成。

② 希腊神话中诸神聚居的地方。

罗菲莫维奇把它刊印出来，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它已是完全无害的了，但是他拒不采纳，显然对我很不满意。他不喜欢完全无害的看法，我甚至认为，在以后的整整两个月内，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儿冷淡，原因就在这里。后来怎样呢？突然，就当建议他在这里发表的时候，——我们的长诗却在那里，也就是在国外出版了，收在一本革命文集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事先一无所知。他起初很害怕，赶忙去谒见省长，并写过一份极其光明正大的申辩书给彼得堡，他把申辩书念给我听，念了两遍，却没有发出，因为他不知道该寄给谁。总之，他激动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相信，他在心灵深处感到无比荣耀。有人设法给他搞来一本文集，他几乎抱着文集睡觉，白天则把它藏在枕头底下，甚至不让女佣整理床铺。而且虽然他每天都等待有什么电报来，但却仍神气昂然。什么电报都没有来。这时他才同我言归于好，这证明他那温和的不念旧恶的心灵是多么善良。

二

我绝不是说，他一点儿都没有受到伤害；只不过现在我充分相信，当时只要他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就完全可以继续讲授关于阿拉伯人的课程，一直教下去。但是他那时过于自负，作出了非常匆忙的安排，断然使自己相信，由于“风云突变”，他的事业这辈子已经破灭。但是说穿了，他的事业的转变却有真正的原因，那就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先后两次殷切邀请他去教育她的独生儿子并促使他在智力上充分发展。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一位中将的夫人，大富豪，她